

没有鸟的天空

严亭亭 著



周良沛 主编

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周良沛 主编



没有鸟的天空

严亭亭 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鸟的天空 / 严亭亭著. -- 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4. 1

(云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222-11821-8

I. ①没… II. ①严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315957号

出品人 李 维 刘大伟

责任编辑 范晓芬

装帧设计 西 里

责任校对 范晓芬

责任印制 马文杰

《云南文学丛书》周良沛 主编

书 名 没有鸟的天空

作 者 严亭亭 著
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
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
邮 编 650034

网 址 <http://ynpress.yunshow.com>

E-mail rmszbs@public.km.yn.cn

开 本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19.75

字 数 200千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刷 昆明富新春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222-11821-8

定 价 36.00元

出版说明

古人为“柳”与“留”谐音，故折柳送别示别情，李白（701—762）客居洛阳，夜深人静闻笛思乡——

谁家玉笛暗飞声，
散入春风满洛城。
此夜曲中闻折柳，
何人不起故园情？

它被现代作曲家谱曲后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一代代青少年所传唱和唱热。李白此时思乡的“闻折柳”，是《折杨柳》音调幽怨，前人“上马不捉鞭，反拗杨柳枝，蹀坐吹长笛，愁杀行客人”，都是依曲填词之作。此前，此后，都是引发“何人不起故园情”之音。然而，对于在彼岸教授汉语，弘扬龙的文化，也在龙的文化中寄乡愁的儿女；“散入春风”的乡音，正是方块字所迸发的汉语音乐；方块字的字型，从三迤到彼岸，从彼岸到三迤，都是建屋筑城所用以筑长城的基石！不见长亭的大洋彼岸，却见方

块字巍然矗立的长城，从三迤到彼岸，从彼岸到三迤。

今日，夕阳山外山的十里长亭，只能留在遥远遥远的梦里；别梦之寒，仍然留在漫长寒冷的“今宵”；无长亭，无折柳，忧郁的檐雨一滴一滴的，秋风扫卷的黄叶一片一片的，“剪不断，理还乱”的思绪，凝于点点滴滴记忆的故土，成了文学于语言的文字，歌唱、管弦的曲谱，则成了不灭的物质存在。它汇成这本《没有鸟的天空》，是乡愁的故事，也是抚慰乡愁的梦忆。

这本《没有鸟的天空》正是白族女作家严亭亭在彼岸编就寄乡愁的这么一本书。除了《代序》写自美国，并代叙了她的思乡之情，其他的，全是她年轻时在寸中国大陆写她其时的青春之歌。可是，乡愁啊乡愁，游子对关山所隔的故土于自身于置此之往昔的一切之一切，现存的，梦幻的，历史的，人文的，生活的，政治的，山川的，人情的，温馨的，甚至也可以是不愉快的，留存于记忆所割不断的情感链，虽铭记，却可思不可即，且游移，且恍惚，或不安，或骚动，可温馨，也会痛苦之思绪的存在，既可以轻轻地随风而去，也可以沉重地始于自己心灵烙印于文字存史。将无形的思绪化为有形的存在。此处的“存史”，并非简单地等同“史记”，“诗史”。此类评价，无论对谁，在当代都是多余的废话。现实中，不论怎么当红的作家，甚至盖棺，也不等于可以定论。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，让历史讲话。但对个人，它绝对是个人历“史”的“存”档，对旁人，它的思想与艺术能有多大的认识作用，就会有多大的作用。同样是绝对的。

这本书，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。

作者涉及的文艺形式多样，她曾苦练琴，学音乐，先后也拍过几部电影，有的曾获文化部的大奖。一部《苗苗》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出炉，也是少儿熟悉、爱看的影片。作家自己

的孩子同样取名“苗苗”，也是视她为文学的孕育。在文学创作中。她还有散文等样式的作品，这里只选取了她十一个中短篇小说。它们原是以写作和发表时间先后为序，于此，我们却将它按作品所表现的时间之先后排列。作品常用第一人称来写，增添了“我”所述之事的真实感及娓娓道来的亲切感。但我们还没有简单到认为当中忽男忽女，或称“肖燕”的“我”，即是作者自身本事之自述。但它又绝不可能游离作者对此的人生感悟之外。她父母俱为资深的教育工作者，孩子和教育伴以精神的成长，在作品中的“我”一年增一岁的年轮中，都是具体生动的细节所予以读者的印象。

前面三篇的《没有鸟的天空》《又是秋风落叶时》《前排和后排》虽然表现学前和学龄儿童生活，恐怕还无法看作“儿童读物”。《没有鸟的天空》可以看作对环保的警示，它的叙述方式却是从一个在盐湖工业区出生，没有见过天空有鸟飞的孩子下笔。表现一个孩子对世界最初的，也是本能的，本质的，富有哲理的眼光，我们也借他来看本书其他的篇章。往下，秋来叶落，教孩子赏黄叶的年轻老师，待这些学生成人，她也经历了许多政治坎坷，已白发苍苍，然而，长大了的学生，依然陶醉于灿烂像阳光照耀的黄叶……之人生境界，同我们残留论资排座的封建恶习中，母亲排队、花钱买到一个好座次看演出的《前排和后排》之师德、师教和家教、家德，都温馨于向真，向善，向美的情怀，在教育问题还困扰着许多家庭和社会时，仍然是个现实中的美梦。游子在外，思乡的愁苦中，它也是个能解愁的梦吧。

在书中占去大量篇幅的，是“知青”题材的作品。“知青”二字，在此不是简单的“知识青年”四字的略写。它是特指十年动乱中，毛泽东主席（1893—1976）号召到“广阔天地”去滚爬的一代青少年。这，可以看作他之所愿，他

长子毛岸英上世纪四十年代从苏联回来，并没有分配什么工作，就是叫下农村种地。在中国，不了解农村，无法理解国情。可是，此时，原先“造反”、“串连”的学生已无政府地乱了社会秩序时，遵照“斗、批、走”的方针，具有指令性的发动大中学校学生下放农村插队参加农业生产“接受再教育”之所为。过去，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。不论它是怎样政治的，一统的，对于个人，终究是因人而异的。“伤痕文学”兴起之日，它也是此中的热门题材。既是视之“伤痕”，自然是生活负面的阴影。在文学一时受“假、大、空”之害后，“伤痕文学”在“拨乱反正”之中恢复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之作用，不容忽视。但是，此时不少热闹于它的文学投机，胡编乱造加以简单的情绪发泄，实际上也是庸俗社会学在另一机遇的另一形式的出现。可是，当我们看到多年后上海当年的“知青”组团到西双版纳旧地重访，重温他们的青春岁月时，已经完全摆脱了“伤痕文学”视其为邪恶的生活之诅咒。待到国家新一代的领导人站台亮相，西方有的传媒称其为“‘知青’之组合”时，此一说法不论是否科学，我们的领导都以“我曾当过农民”为自豪。更多当年的当事人，渐渐也有了更多不是那么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自述，都为我们提供了思考它的更大空间。

这里，所以为此空出较大的篇幅，是当年这些年轻人的生活也是那一时期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。在一套文学丛书中，每位作家都为各自的人生有不同的题材选择。但在整套丛书中，还不能忘记各类题材的平衡与周全，不能对该反映到的生活有太多缺失。云南，当年不仅要安排本省的“知青”，更是安排北京、上海“知青”的重要基地之一。为此，严亭亭有自己特点的“知青”题材作品，也就成了丛书虚位以待的内容。她的这些作品同样出现在“伤痕文学”时期，却无任何当时的文学投机之弊。尽管作家也自问：“是

岁月有情，能把过去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磨出光彩？还是历史公正，把人生的一切都垒成不朽的丰碑？”可是，作家忠于生活的良知而摆脱某些思潮，甚至自己某些理念、主张的影响，在世界文学史上，不乏先例。《记得当时年纪小》中那位才十六岁也已下乡的“我”，上傣家竹楼，女的“不能坐到男人坐的那边，只有靠门方向的一小块地方可坐”所惹来的一声“四旧”，是最具当时特点的语言，立马将那个时代气氛点染出来了。再一声“要不是少数民族地区，我们非把它‘破’了不可”的“豪言”，更是当年“革命小将”的专用语言！但她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愤慨，是否今日又该为批判其政治背景呢？中篇《但愿人长久》的篇名，也许可以看做七位女“知青”所组成的“家”所不圆满的感叹。她们命运与共，又性格各异；摩擦、矛盾不少，又只能姐妹般地同在；任怎样的艰苦，挺不住也这样挺过去了；有天大的抱负，也得首先考虑油盐柴米过日子；迷惘、彷徨，总是为生活自身的严酷所消解；柳暗花明，总是疑无路时的希望……她们，由一位年龄稍大一点的，像一位小母亲似地娇着、哄着，又很有原则的烈士遗孤为“管家”，将七个人团在一起。可是在那特定的环境，每位的情况，都极富时代特征的典型性，找到了各自的归属。最后，只有“我”的肖燕，在孤独中茫然，在茫然中无所解脱，她甩下最后一位留在原地的“管家”，已似一种时尚，实为万般无奈，随多处的“知青”，相互之间再次“大串连”……作家没有唱赞歌，也未简单地一概视为“伤痕”；这个“家”每走去一位成员，竹屋里添了一份寂寞，仍然有它的家常；竹屋里各人各样的喜忧故事，都有它在此时此地出现的“合理性”，也未必无“理”可论是非。作家将她们于此撮合成一个“家”过日子的状况，原原本本原生态的呈现，有什么别的要说的，由人去说，高兴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后人则无疑是从它具体、形象、生动的真实找回这一历史真相。

作家另一个中篇《积木》又是写一位怕劳动会伤害练琴的手指所养身、养指的单身娇小姐之“我”，看到一位莽汉顿生的恐惧之情。莽汉都市底层长大，虽然不拘小节、邋遢、粗野，但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安贫乐道，助人为乐，人粗心细，性野人善，放任无羁，是个谦谦君子，帮她渡过一切难关。许多新鲜、精致的细节，往往还是与“我”的先验相左地出现，很动人。作家已经不是一般地将小说当做只是编故事的行当，而是塑造了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，将一般编故事的小说还原到文学本质的高度。是“知青文学”中该有其位之作。作品中那些视为“造反”的“坏头头”，白天用最笨重的劳动折磨自己，晚上苦读黑格尔（Hegel,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—1831）、费尔巴哈（Feuerbach Anselm 1829—1880），并告诫她不要“无休止地逛下去”，要明白能和“管家”生活在一起之幸。直到她和“管家”重聚，并反思“是自己的镜子”之父母对自己教育的遗憾，此处，正像后来的成功者以此骄傲地说“我当过农民”一样，将它视为一种人生历练，看作成功的桥梁，不是简单化地给它贴上某种标签，那么，它的内涵也就更丰富多彩了。

从这一“知青”生活的结束，到颇具艺术匠心《从雨到雪，一双棕色皮鞋》的那位见男子要来“交个朋友”怕遇着坏人生惧，待再也见不到他又为之怅然失落，到《没有故事的奶子河》见着画家小伙子和别的漂亮姑娘在一起就不安的少女心态，作家不论写谁，她都完成一位姑娘在她故土的青春之歌了。以后，成人看世界，那《遮挡不住的视野》为教育思想遮挡了孩子视野而内疚的教师，到放电影不忍收乡邻票钱而《破产》的放映员，到漆书柜而与作家交了朋友的油漆工，他们性格各异，却一样地向真，向善，向美，他们多不富裕，心灵却是精神的天堂，将他们记述为方块字的书，也是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汉语乐音，游子在外，长相忆，家

人在乡，不忘在外的儿女！

看云山的“重峦叠峰”，是西山、苍山、高黎贡山；看眼前的密西西比河，恍惚流淌着大盈江、澜沧江、红河的水……

山山水水的上空，都是鸟飞……

方块字联着彼岸的长城

（代序）

好友陈希米从北京来，和她一起，去到佐治亚州的一片林子里看林达。希米是老朋友，林达（李晓林）却从未谋面，虽然很早就读过她写的书。

初春，那一片不知扩展至何处的树林间，树枝还没有打苞，一棵棵光秃秃的树，骨铮铮地裸着。粗粗细细的树枝交错盘结，横七竖八，斜着来，扭着去，无遮无拦，随心所欲地把天空划切成一幅现代派的线条画。

春雨绵软悠长地下着，把晓林家屋前屋后的大小池塘填满。我们在她深得看不穿的林中之屋里畅聊，大声地说和笑。美国人认为中国人说话声音大如争吵，我曾一直为此向他们辩解说，他们听到的是说广东话的中国人。这时候，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不仅是广东话，中国话真的很响亮，应该不费劲就能穿透屋外厚厚的静谧。听着晓林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，希米带西安口音的北京腔，就有一种冲动，就像要添加一个和声进入合唱一样。想把自己那口标准国语说成昆明的“马街”（念“马该”）普通话。晓林就让我说昆明话。可是我担心她们听不懂，就在普通话里夹带几句，再解释“咋个”是“怎么”，“去”说成“可”。这样说，显然不过

癮。晓林后来一个电话接通香港，熊景明老师就在那一端，用地地道道的昆明话，合着昆明人才有的不见外和诚恳，笑声朗朗地和我聊起来。我们任意提云南山水，昏昏角角（念卡卡过过）不会认不得；不经意说出的昆明土话不管从哪一头传来，穿过另一边，我们就会搭伙笑起来；我们还自嘲加欣赏地，说我们云南人的憨。

从晓林那儿归来，收获了她的新书，还得了景明老师的《家在云之南》。

故乡的信息就这样，隔山隔海地不期而至。

在美国的二十多年里，按中国人的改不了的习惯说法，仍旧把美国人叫成“老外”，我就一直住在“老外”圈子里。老外们一说起中国，去过没去过的，首提北京、上海，后来这些年才和云南沾了边，也是多提大理、丽江。对住在美国这个南方中等城市的（老中）们，我虽然与之交往不多，但因为帮忙办过全市华人，演员加观众，号称涉及五千中华子孙的社区春节联欢晚会。所以知道湖南、上海、北京在此都有一大帮人，四川、河南、青海、福建，哪儿哪儿来的都遇到过，却没能认识一个昆明或云南人。遗憾之余，见证了小时候就听过的一句老话：云南人是“家乡宝”。家乡是宝，云南人舍不得走，守着老家不喜欢出远门。

故乡的信息还是时不时地不期而至。

几年前的一个礼拜天。教堂礼拜结束后，我和周围的一群人，互相问候着。一个名叫麦克的，引来一位老者朝我走近，他介绍说，那是他父亲——恰克·米勒先生，二战时到过中国，在中国住过。今天没有去他自己的教堂，专门来这儿，不是为了见儿子一家，是专门为了遇我。麦克急着阻

止父亲说他在中国时住在哪里，这是他从父亲那里练习过说的。见麦克试得费劲，屡试不中，米勒老先生打断了儿子，对着我清晰地说：昆明。紧接着问我是否知道这个城市。

米勒先生在美国遇到的中国人里，我是头一个不仅知道昆明在哪，还在昆明出生的。为此，他的兴奋一点不亚于我。而且，对于我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当年的“飞虎队”，也不再是过去只听外婆讲的故事。几天后，米勒先生如约到来，带来了一堆他保存的东西。先展示飞虎队的徽章，国民政府赠与的证书，都是皮质的。证书上半页是国民党的党旗，下半页从右至左、直行，是由毛笔繁体书写的——

来华助战洋人（美国）

军民一体救护

底下落款：“航空委员会”。接着，他从大包里取出他当年在“飞虎队”的皮夹克。衣服质地极好，而且还很新，只是那尺寸对很发福的他已对不上号。他偏偏一定要穿上它给我看看。那时天已很热，只穿衬衫，我劝阻不了，只好由着他很费劲地，好歹把袖子紧绷绷地箍上了胳膊，可是除了袖子以外，余下部分都像燕尾服的摆似的，尾到身后，那片前襟，怎么拉扯也只能到达腋下那一侧。只有那腆腆的肚子自由自在地挺在花格衬衫后面大起大落。由此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，说他只知道人老了会缩（举了举那被箍着而抬不高的手臂，想显示当年的高大），还不知道皮质衣服也会缩。我帮他卸下刑具似的脱了夹克，见他衬衣上已经透出一摊摊汗湿。汗津津的米勒老先生一分钟也不歇着，这一次他拿出了

三个相框。框子是廉价的木制的、里面的照片是黑白的，拍摄和洗印的质量都不好。不过，等米勒说出相片上的地点和内容：巫家坝、滇池的鱼市场、昆明的城门，那灰扑扑的照片好像从他眼中亮出的光，闪闪地涂上了一层辉煌。巫家坝是飞虎队驻地，当时竟是如此简陋。后来的巫家坝是昆明空军指挥部，我年轻时曾向往过的“空指文工团”就在那里。鱼市场的照片上只有靠岸的几只渔船，还有船后面的一片滇池水。米勒说那时他为飞虎队管理伙食，常去那里买鱼（我立刻把穿着皮夹克的瘦高的年轻米勒想象进了照片）。米勒说滇池的鱼叫“白鱼”，不大，味道不错，刺多，好在刺软。连刺软他都知道，这可只有昆明人，只有住过昆明的人才会知道的啊。我没忍心对他说“白鱼”早已消失，年轻一代要听他这么说，只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了。我唯对那张照片上的城门没感觉。我出生的时候，它早已拆除。知道它，也是后来从外婆那儿听来的。如今，听一个“老外”隔山隔海地念叨着它，说起我不知道，只有他和我外婆才知道的那些往事，一下觉得他已不再是“老外”，倒像见了一个复活的中国古董。

那天，在我们家吃中饭。我做了饺子。老外喜欢吃锅贴。我家那位就是，还特别要有酱油麻油为调料。米勒自己带来了他做的意大利面条，不是空心粉，是细圆长条的那种。他说，你不觉得这很像昆明的米线？那时，当地的中国食品店还没有出售更接近米线的江西米粉，我还真是用这种意大利面当米线吃呢。米勒的意大利面条做得好吃极了。和他一起吃着“米线”，看着昆明的老照片，那种感觉，除了温暖，还有一种怪怪的、我不曾有过的陌生：老米勒带来的故乡信息

却让我回不到当下。竟然出现了我年轻的外婆悠悠地活在、走在有城门的昆明之画面。同时，有美国大兵米勒在城门外的滇池边为“飞虎队”买“白鱼”。于是，在美国的田纳西，我跟着米勒先生，往故乡的深处走。也是悠悠地走，没有高山大海的阻隔。

故乡的信息再一次不期而至。

有电话从昆明来，是周良沛老师。我不能像和熊景明老师那样和他说家乡话。他是一位在云南住了一辈子，不是云南人的云南人。他把云南当故乡，不厌其烦，不断地为云南做些有益的事。听着他用熏染了些昆明口音，说着他又一次把文学中的云南，把那些并不刻意记录历史的历史留给云南的计划，我又被他带回了故乡。那天夜里，我在自己过去写下的文字里，整夜地梦游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之间。第二天一大清早开车去学校，天还蒙蒙黑着，路两边的树林黝黑，丘壑似的蜿蜒至天边。公路正前方的天空压向地面，天上堆积的浓云愕然地在看得见的公路尽头，耸立出一道山脉。晨曦微露，大片的天空连瞬间的间隔都不存在似的变成青灰的一片了，浓云沾光，黑出了深浅，云山愈发重峦叠嶂，巍峨险峻。顺着延伸的路，我就任意把自己继续留在故乡的西山、苍山、高黎贡山的山道上……

山外有山，山山相连，天外还是山。沿途有一段路，树林后面闪过的是密西西比河。那天早上，它在我眼里流淌着的是大盈江，澜沧江和红河的水。山不隔山，水不隔水地一路开进学校，走进去，迎面扑来一群“早鸟”（指提前到校的学生），清一色的男孩子。这些美国孩子用纯正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早上好！”“你好！”“老师好！”这几年天天听

他们用中国话问候，习以为常了。可是，这天早晨如闻林间鸟鸣，格外悦耳悦心。走进我的中文教室，在我营造的中国中，穿行在长城和有熊猫的竹林之间，头顶有春节才肯光顾的三条巨龙飞腾，四周有学生们为蛇年制作的彩色小蛇狂舞。在这里，除了万里长城的大幅彩色照片和织锦悬挂得醒目，沿着教室的墙，真的还有一道我的小“老外”学生们，正用“方块字”，不是方砖，用一个接一个手写的字所建造的长城。这道长城得以增加长度，在于孩子们不断地往城墙上添加新学会的字。每每看他们连画带写中文时的兴奋，雀跃着往城墙上以字添“砖”时，我不能不继续怀有理想：这样的长城不为战争，不为阻隔，它延伸着，扩展着，跨山越海，连接出一道人类之间正常交往的桥梁。

他乡并非异地，是想象也是现实，故乡的信息，实实在在地在这里流传。

目录

方块字联着彼岸的长城——代序	001
没有鸟的天空	001
又是秋风落叶时	012
前排和后排	032
记得当时年纪小	050
但愿人长久	068
积 木	157
从雨到雪，一双棕色的皮鞋	237
没有故事的奶子河	247
遮挡不住的视野	252
破 产	263
油漆工和作家	274